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八

宋 林之奇 撰

盤庚上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庚

逸書之序葢有其書雖已亡而其所述亦可證見存之書者若其記載商人遷國之始末也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仲丁遷于

毗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此皆逸書之序也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此見存之書也盤庚之書雖存然不得逸書之序以見其前世遷徙之始末則盤庚之意亦復不明于世故自帝告釐沃以至于祖乙五篇之序葢所以爲盤庚之書張本於前若左氏傳或先經而始事也契者商之始祖受封於唐虞之世始有爵土傳之後世自契至于成湯凡十四世而八遷其國葢古者邑

居無常擇利而後動其宗廟社稷朝市之制簡而不夥約而不費故不以屢遷為勞也如周之先世后稷封於邰公劉徙邠太王徙岐文王徙豐武王徙鎬亦屢遷也商之八遷歷世久遠其書雖已亡逸不見其所遷之地亦如文武而上遷徙無常而不出於其所封之國也湯遷居於亳從先王居先儒以先王為帝嚳非也武成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其曰先王蓋指后

稷也則先王居蓋是契之舊邑也商頌曰玄王桓撥周語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先王為契何所不可而必以為帝嚳也亳蓋契之所居實王業所基之地湯從而居之遂克夏而有天下湯之後傳八世至于太戊皆居于亳咸乂之序曰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是也太戊崩子仲丁立始自亳遷于囂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後自囂遷于相河亶甲子祖乙立復自相遷于耿既遷于耿則其地水泉瀉

爲水所圯欲改遷于他所而重勞民故遂留于耿自祖乙以来凡歷五世竟不克還及盤庚即位而民之被於墊溺已甚遂謀遷于亳殷此其遷徙之始末見於書之序者然也是以張平子東都賦曰商人屢遷前八後五蓋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此所謂前八也自湯至于祖乙五遷此所謂後五也湯一人而再數之是以前八後五共爲十三遷也故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其文蓋與自帝告釐沃至于祖乙五篇之

序文勢首尾相貫蓋自契至成湯八遷而自湯至祖乙又五遷也盤庚既承祖乙圯于耿之後將欲遷于殷之舊都故治亳殷而將居焉亳地名也殷亳之別稱也周希聖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此言是也蓋自此以前惟稱商而已自盤庚既都亳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單稱殷也亳殷說者不同鄭氏云在河南偃師皇甫謐云在梁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唐孔氏於此諸說莫知所從學者難以折衷而某竊以謂惟鄭

說爲可從蓋偃師在河南其地實與周之洛邑相近乃四方朝覲貢賦道里取中之地惟其都邑之勢爲四方之所取中故商頌曰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又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使亳地非河南則商頌之言不應如此則知鄭說比諸家爲長鄭說既以亳爲偃師故於立政之三亳則解曰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此

說可信皇甫謐以穀熟爲南亳蒙爲北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則二亳之地隔絶縣亘乃數百里建尹立監必不如此之遼也皇甫謐又以爲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亳地在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往爲之耕乎其地名不同說者變易數千年之後攷之葛鄉則信以爲近亳之葛此正孔氏以升自陑爲出其不意皆未可以爲定論也故宜推本鄭氏之說

以爲偃師而以商頌之言爲證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其所遷之意說者不同鄭氏曰祖乙居耿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之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亳皇甫謐曰耿在河北迫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侈靡故盤庚遷于殷此諸說大同小異而某竊以謂王肅之說爲當耿地乃漢皮氏縣之耿鄉其

地沃饒近鹽祖乙不審于利害之實而徙居之其居之久也為水所圮而不可居蓋其地沃饒而塞障故富家巨室總于貨寶傲上從康而不可教訓其閭閻之民則苦于蕩析離居而罔有定極盤庚於是謀居于亳蓋擇其高燥之地而將使居之是舉也是小民之所利而富家之所不欲而唱為浮言以揺動小民之情斯民不悟盤庚所以遷之之意而為浮言之所揺動故自歎而怨亦皆不欲遷也盤庚乃登進庶民

告之以所以遷都之意且戒羣臣無扇浮言以揺惑斯民之視聽使羣臣不敢肆為過逸之言而民皆樂從以遷此三篇之所由以作也哀十二年左氏傳舉此篇以為盤庚之誥則此三篇皆誥辭也然不曰誥者意其後世失之或者以其篇名既有上中下字為其簡編之别遂從省文雖不加誥字實誥之體也王肅曰取其從而立功但以盤庚名篇此則失之矣此書三篇皆是誥其民臣之言而其誥之者自有先後

故分爲三篇而以上中下爲之别唐孔氏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釋民意誥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事而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爲切中篇民已稍悟故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此說是也王氏曰上篇告其羣臣中篇告其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強生分别攷之於經而不合不可從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

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適之也言盤庚將遷于亳殷之地而民不肯之殷有邑居也率籲衆慼者先儒以籲訓和蘇氏曰盤庚知民怨故呼衆憂之人而誥誓之竊謂蘇說勝泰誓曰無辜籲天則籲之爲呼蓋常訓也矢陳也與臯陶矢厥謨夫子矢之之矢同蓋陳其所以遷都之意而告之也先儒以爲出正直之言則其意失矣我王蓋指

祖乙也言祖乙自相而來既已居于此耿地耿地既圮將欲復遷于土厚水深之地而不忍重勞民也故曰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言民既勞矣而又驅之則幾於盡致之死地若有不忍之意也既不忍勞民以遷遂居于耿者五世其地潟鹵墊隘民終不得安其居是不能相正以生也不能相正以生我於是以卜而攷之而龜辭告我曰此耿地無若我何蓋謂苟留居耿則雖天命亦無如之何也蓋古者將遷國邑必

以卜定之如緜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衛文公楚丘之遷亦曰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蓋遷都大事也必決之以鬼神之智所以祈社稷無疆之永命也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蓋凡卜筮之事無如遷都之爲重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

業底綏四方

言自湯以來欽奉皇天之命而不敢違謂重卜筮之事而信之凡有事則必謹天命而稽焉其地雖未至於潟鹵墊隘猶且擇利而動至於今已有五邦矣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于盤庚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又繼之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亳䚄相耿之四邦

不知何以有五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為五邦則不惟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自耿遷于邢而汲冢記年亦謂祖乙遷于奄此皆與序文相戾不可以為據也意者自仲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盤庚據其當時所見而言之故得其實歷世久遠不可臆決也夫商之先王既恪謹天命以取信于卜筮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我既卜之於龜

而曰其如我何今乃不能率爾臣民而遷則是不能承先王恪謹天命之意是不承于古也不承于古則是不知上天所斷之命葢天命汝以遷而汝乃不遷是違天命也況此亳殷之地乃我商家肇造基業之邦實王業之所自始也誠能往而居之則是從先王之烈能從先王之烈則是我商家既廢而復興如既顛之木由是而生蘖蘖葢木仆而更生者也蘇氏曰木之蠹病者雖勤於封殖不能使復遂既仆而蘖生

之然後有復盛之道此言是也惟天時人事之間蓋有不得不遷者如是天將永我商家社稷無窮之命于此新邑苟遷而居之則可以紹復先王之大業以綏安此四方之民蓋邦畿千里之民得其所止然後可以肇域彼四海也古者先王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無窮之業必有根本之地蓋其王業之所自天命人心之所繫其子孫守之則興不能守之則廢湯之亳文王武王之酆鎬是也案太史公曰殷自仲丁以

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夫此九世之亂雖自於弟適爭立然亦由仲丁自亳遷于𨛬之後失成湯根本之地故數百年間無有勃然興者盤庚既以耿地墊隘遂復居于成湯之舊都因其根本之地而據之商家社稷於是復興信乎其能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也周自犬戎之亂平王東遷其後不復有還居酆鎬之意惟其失文武根本之地故東周之主雖傳數十世而皆陵遲削弱不

得復起齊晉秦楚迭執其柄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天子擁虛器於上而不能自立此無他惟其不能守根本之地故也是則盤庚之遷與不遷實商家社稷安危強弱之所繫使其惑於浮言横議而不克遷則是亦一東周也彼其所以丁寧告戒敷心腹腎腸而強其臣民以遷者是豈得已而不已者哉

盤庚敩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夫耿之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是故不利於閭閻之小民而利於富家巨室盤庚之將遷也始於富家巨室之不悅故扇爲浮言詭說以簧鼓斯民之視聽至其終也閭閻之小民亦皆相與咨怨不適有居利害之實於是亂矣然其間亦有審於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沮難故不能自達於上當此之時如人之一身風邪入其肌膚而亂其脉絡則其關竅閉塞而不通苟不能救其所以

受病之處而治之徒攻以毒藥與病勢爭於否塞之間則將有不可測者矣故人君當夫上下之情不通而人情否塞之時可以誠意感而不可以勢力較也盤庚知其然於是推原其所以受患之處謂夫民情之所以未喻者本夫富家巨室牟利自營傲上從康不能率由典法而肆其巧言以熒惑愚民使其欲遷之心鬱而不得伸故其斆于民者必自有位而始其教于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新法以整齊而脅從之

也惟舉先王之世其遷都邑也葢有故事存焉今之遷都亦始於前世之故事使之正其法度而已其所以正其法度者無他使爾在位之人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葢小人之患於潟鹵墊隘而欲遷者有以其言箴規於上則汝無得遏絕其言使不得自達也此葢史官序述盤庚所以戒臣民之言而先總其大意為此數語以表見其當時上下之情既壅窒而復通者由盤庚之能審其人情之變而處之得其當也

蘇氏曰矇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典正法也今民敢有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斆于民者以常舊事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夫百官有司逆探其意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也夫此論甚善亦有爲而發也當時王介甫變更祖宗之制度立青苗免役等法而當朝公卿下而小民皆以爲

不便而介甫決意行之其事與盤庚遷都相類故介甫以此籍口謂臣民之言皆不足恤然所以處之則與盤庚異者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而介甫一以新法從事盤庚言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介甫則峻刑罰以繩天下之人言新法之不便者故雖以盤庚自解説而天下之人終不以盤庚許之者以其迹雖同而其心則異也非特天下之人不許之以盤庚之事而介甫亦自知其叛於盤庚之

説其解盤庚又從而爲之辭以爲其新法之地而既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數之以無自用而違其下而又曰治形之疾以箴治性之疾以言小人之箴雖不可伏然亦不可受人之妄言妄言適足以亂性有至於亡國敗家者猶受人之妄刺非特傷形有至於殺身者矣故古之人塈讒説放淫辭使邪説者不得作而所不伏者嘉言而已觀王氏此言其與誦六經以文奸言者何以異哉蘇氏之言爲王氏而發也

雖爲王氏而發實得盤庚斆民之意非奮其私意與王氏矛盾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

言使自羣臣以下至于庶民咸得至于庭也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盤庚蓋將遷都而謀于民故使臣民皆至于外庭也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者蘇氏曰書凡言若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抵若此而已格汝衆者呼

之而使來也我將告之以予志之所欲言者自此而下皆爲羣臣之扇爲浮言以感流俗而發也蓋上文所謂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者也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夫天下利害之實煥然甚明不難知也人主心平而氣定上不爲名所惑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惟其心之所存一惑於利害之私則將見其利而不覩其害而利害之實亂矣遷之利與不遷之害在盤庚

之時蓋可以一言決也然其羣臣乃以不遷爲利遷爲害者惟其貪於沃饒之利習於奢侈之俗此二者撓於胷中故致於傲上從康而不自知其非故盤庚告之也始則告之以一言曰汝猷黜乃心言汝欲知遷都之利害先當謀黜去汝之私心也茍去汝之私心則利害之實不爲物蔽而漸以明審必不至於傲上而不肯遷亦不至於懷安而不欲遷也故繼之以無傲從康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既告以黜其私心無傲上從康矣此又稱先王之時其臣皆從先王之命令而無敢逆之者即上文以常舊服正法度是也古我先王者蓋泛指成湯及殷之賢君舊人者亦泛指先王之臣也言我先王之謀任

舊人與之共政也王播告之修者此言王亦指先王也不言先王者變上之文也播告之修言舊臣之事先王先王使之播告其所修之政於天下而舊臣則能不隱匿其旨志故先王用大敬之而舊臣所敎之旨又無過逸之言以扇惑民聽故民用大變蓋上焉爲王之所欽者以其不匿厥指故也下焉爲民之所從者以其罔有逸言故也而今之羣臣乃不以盤庚遷都之意告民而乃扇爲浮言以恐動之此民之所

以不至于丕變而王之所以不至于丕欽也故繼而責之曰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言汝今乃聒聒然肆爲多言務以險膚之說起信於人我意不知汝所訟言者果何謂也險謂恱害而幸災膚謂淺近而不由中此二者雖皆誕妄無實而皆有以取信於流俗也在流俗則信之而自知者觀之則弗知乃所訟也弗知乃所訟者言我之不知汝所言者果何謂也王氏曰不夷謂之險不柬謂之膚此論甚善

而繼之曰造險膚者所不待教而誅此言大害義理夫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則是為險膚之言者皆教之而不忍誅也今曰造險膚者不待教而誅則是盤庚之時必誅其造險膚者此蓋王氏借此言簧鼓以惑天下欲快意於一時老成之人言新法之不便者皆欲指為造險膚之人而悉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王氏乃借六經之言欲以肆其不仁之禍是可歎也言汝不能如先王之臣不匿厥指罔有逸言而

乃聒聒然起信險膚我反求之不知汝所說則是非我一人自荒廢茲德不能如先王之圖任舊人共政也乃是汝之羣臣恃我有寛容之德含其恩惠故不畏懼我一人而肆為險膚之言也汝既不畏懼我一人而肆為浮言我不於其始萌之時而遏絶其勢今乃至於無所忌憚以簧惑流俗之聽舉國之人皆相與咨嗟而不適有居是我之於汝譬若觀火不於熒熒之時而撲滅之遂至延蔓而不可救是我之拙謀

成汝之過此蓋自責盤庚既以不加刑罰撲滅於熒

熒之初以成其浮言之過爲拙謀則宜以刑威日脅

之而使從者其謀爲不拙矣然終不肯去彼而取此

者蓋無欲速無見小利者王者之政也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雖脅民而從之無益也

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王氏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者言下從上小從大

則治此申前無傲之戒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

申前無從康之戒蓋綱者網之索也舉其索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亂服田力穡謂盡力於播穡之事則享有秋之利此蓋能近取譬以喻其意也彼羣臣之所以扇爲浮言而不肯遷者惟其傲上故偃然自肆而不畏懼於天子之命令惟其從康故偷安朝夕而憚於勞苦之事故設爲此譬以喻之使知下之於上若綱在網則固將無傲矣如欲享其利者必若農之服田力穡則固無從康矣此蓋優游饜飫使之曉然

知利害之實而若無絲毫強之者此其所以為王者之政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

利害之實既如網之在綱農之力穡其理灼然可見汝當能黜去汝傲上從康之心以施其實德于民蓋羣臣所以肆為浮言簧鼓流俗使之不肯遷者其言必以謂遷則害于民不遷則無害也觀其言若有德于民非實德也曾子有疾童子請易簀曾元曰夫子

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蓋不以德愛之而徒以姑息愛之是細人之愛人也羣臣之不肯震動萬民以遷是愛人以姑息也盤庚之意是愛人以德也故云黜其私心以施實德于民亦欲其以德愛人不出于姑息也

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言民被實德則汝之婚姻僚友亦皆被實德矣彼其

所以媒利自營者徒以爲婚姻僚友之計而不能爲民深謀遠慮故其德之及於婚姻僚友而已苟能黜其私心施實德于民則民受其賜而汝之婚友亦皆受其賜矣能如是我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蓋汝有積德之實我云不爲溢美矣必曰積德者蓋指世臣也此篇言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下文言曰古先哲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則是所誥者大抵是世臣巨室故以積德爲言蓋謂如是則無忝於先王

之德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也言茍無所畏慎肆其傲上從康之志大流毒于遠邇如怠惰之農肆其自安不黽勉以作勞苦之事不服於田畝則不獲有秋之利而罔有黍稷矣盤庚之斆于民欲使在位羣臣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其譬喻必以農爲言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而又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其論農之勤惰如是之詳者蓋耿之地沃饒而近利斯民習於奢侈之日久人亦有言曰自儉而奢易由奢而儉難盤庚將欲率其奢侈玩習之人而使之居於亳殷之地負山阻險非勤非儉則不能享其生生之樂不如耿之近利也昔公父文伯之母曰昔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能長有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

忌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多不節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慕義也盤庚之遷意在此然將使民去奢而即儉去逸而即勞故在位扇其浮言而民皆有怨咨之意是以言其勤則有所獲而惰則無所獲矣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爲不勤而有所獲是所謂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此不祥之大者也張平子西都賦云盤庚作誥率民以苦此言眞得盤庚之意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夫所謂暴者

非至紂之炮烙秦之參夷然後有此名也茍臣民之有頑怠傲狠不順其上政令者不加教戒使知利害安危之所在而遽爾刑之則是暴虐矣盤庚之遷不忍暴虐其臣民故雖其世臣巨室傲上從康以鼓惑流俗之聽而閭閻小民惑於流言方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此誠中才庸主有所不堪而盤庚且諄復懇到先曉之以禍福安危之理不啻若父兄之敎子弟此非故爲是優游不斷之政不能赫然奮其乾剛之

斷也蓋以爲脅以刑罰使臣民強勉以從已固不若教之戒之化之使之憤然知遷都之爲利而不遷之爲害中心悅而誠服也與之共享其安逸而無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矣是以自此而下其言莊重峻訐責之也深而慮之也至其要務欲使知夫長惡不悛者典刑之所不赦然後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樂事赴功無強勉不得已之意此誠忠厚之至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究以自災

于厥身

白博士曰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瘼矣辭輯則所謂和言也辭懌則所謂吉言也此說是也言汝之羣臣不能平其心定其氣和順怳懌其言以曉百姓之未悟者而徒肆其浮言以惑之欲其沮遷都之議然此遷都之計乃上合天心下從人欲必非羣臣之所能沮也汝徒自生毒惡至于敗禍姦究以自遺災于汝身而已謂自災于厥身者蓋頑嚚

終不率教則刑罰及之非我一人忍於用刑也是汝之敗禍姦宄而自取之也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此言我之所以望爾羣臣者蓋以謂民之愚有未知遷都之利害者必資爾以訓廸而開道之今乃先肆惡而不肯廸民亦從而胥怨是先惡于民也為臣而先惡于民使天下騷然而不寧苟長此惡而不悛則將自成其疾痛陷於罪戾雖悔之而身何所及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相觀也與相在爾室之相同蘇氏曰憸民小人也視此小人猶相顧于箴規之言恐其言之發也或有口過以取禍彼小人于箴規之言猶畏之如此況我以萬乘之威勢生殺之權在予掌握制汝短長之命而汝乃傲上從康曾不之畏是小人之不若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夫爲臣之義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則民情愛戴而不忘古者忠臣之事君莫不能然而盤庚之羣臣反是故其責之以謂汝苟心知遷都之未爲利又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揺動浮言恐動沈溺此下民也王氏曰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溺之於罪戾此言是也白博士曰實德者浮言之反也言浮則無實實則不浮此說亦是惟當時羣臣惟務以無實之浮言恐

沈于衆故盤庚之所以告之者惟欲其施實德于民如良醫之治病有此病則有此藥也盤庚之臣内則不以遷都利害入告于后惟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則是失夫爲臣之義而刑戮之宜加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言縱使汝之勢燄若火之焚燎于原野不可廹近而我之威權猶可撲滅譬汝雖強惑終不免於撲滅則

是汝羣臣自有謀不善故陷于刑戮非我有過也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以盡其意故其言終始亦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文雖渙散而意實相貫以是知盤庚之言雖詰曲聱牙而不可遽曉然反覆而求之於人情則近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在籍無所攷見鄭氏曰古之賢史也義或然也

案論語周任有言曰馬總以謂周之良史蓋古之史必賢而有文者爲之故多立言以爲法於世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蓋立言者史之職鄭氏以遲任爲賢史料必有據而云耳盤庚所告者大抵皆世臣巨室故舉古賢史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器舊則敝器至於舊則必易新者而人則不厭其

舊也人不厭於舊故我於爾羣臣自乃祖乃父以來用之於位以至於爾子孫而不廢也此雖有器非求舊惟新之言而盤庚舉此者但以證人惟求舊耳攷下文則繼之以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以至於不敢動用非德文勢首尾實相類者無取於器非求舊以爲新邑之諭如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使舊人用新器我今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王氏曰以人惟求舊故於舊有位之臣告戒丁

寧不忍遽爲殄滅之事以器非求舊惟新故不常厥邑至於今五遷也此皆求之之過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古我先王暨汝羣臣之祖父相與同其勞逸以成我商家之基業是皆有大造于商家社稷宜其子子孫

孫世享福祿與商家社稷同爲無窮則我於爾羣臣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於汝非罰謂罰非罪也惟我以爾祖爾父與先王胥及逸勤故加惠于爾子孫而不敢以非罰加汝於是世世選用爾勞于國者不掩蔽爾善而使之居于列位以無忘乃祖乃父之德則是我能盡求舊之意而所以待爾者之厚汝苟不能忠於國家而肆其傲上從康之志以沮敗朝廷之大事獲戾于先王則我雖私汝而不誅亦有不敢也故繼

之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蓋古者有大勳勞於王室皆得配享於廟觀盤庚此言泛告在位之羣臣而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是古者配食凡有功者皆得與焉而司勳之所掌亦無定數也此又古今之禮異不可不論也大享謂大烝之類言我之祭享于先王之廟

爾之祖亦從於廟而與享彼鬼神之情聰明正直福善禍淫若影響之應形聲無有差忒者旣先王與乃祖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善則作福不善則作災不容私於其間則爾之至於傲上從康先惡于民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予其敢動用非德而赦汝乎言罰之與德皆簡在先王與乃祖之心而非我之所敢私也惟其賞罰生殺之權必視我先王與乃祖之所予奪苟有毫髮之私不合乎先王與乃祖之心則我無

所逃其責矣故予告汝以用賞罰之難若射之有志志正鵠也射必中夫正鵠者差於此者有毫釐之間則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我所用賞罰之難亦若是也賞必當功無功而賞賞則為僭罰必當罪無罪而罰罰則為濫其間亦不可有毫釐之差也故爾之無罪則我不可動用非罰苟爾之有罪則我亦不可動用非德罰與德皆爾自取而我之用刑賞者惟欲適其當而無容私於其間則汝當知所趨避而無陷於

刑辟故教之所加如下之所言者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盤庚之遷避害而就利則當時之能深思遠慮者亦必有以遷為利以不遷為害而為當時羣臣扇以浮言使其說不得伸其老成人則以為昏耄無知而侮之其小者則以為孤幼而弱之侮其老而弱其少則彼雖欲達其箴言於上而無由盤庚而告之以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蘇氏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

此說是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汝既無以老成之人而侮之無以孤與幼而弱之則宜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乃力以聽我一人之謀而從我遷也能從我以遷則是與我胥及逸勤此賞之所宜加不從以遷則是傲上從康此罰之所不赦我亦何容心哉無有遠邇待之如一爾有可死之罪

我用可罰之刑以伐汝有可彰之善則我用命德之賞而旌汝賞之與刑無非爾之所自取也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邦之臧是汝衆能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從我以遷也邦之不臧是我一人之威令不行於臣下失其政刑而不誅爾浮言之人也佚失也酒誥曰羣飲汝勿

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則佚罰云者蓋行姑息小惠從有罪而不誅之謂也盤庚之意謂我一人既不敢有佚罰則爾衆當戒懼恐謹無陷於罪辜至於陷罪則我必不佚汝也故遂繼之曰凡爾衆其惟致告爾羣臣以至於庶民各相告語自今以往至于後日各恭敬爾所治之事整齊爾所居之位度乃口而無肆爲浮言蓋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茍不能盡是三者則罰及爾之身雖欲悔之亦弗及矣孔子

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莫予違也蓋人主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之權在於掌握言出於口則羣臣百姓憚其威畏其命而無敢有違之者此誠人君之所樂也而盤庚之遷其羣臣以傲上從康而肆爲浮言以逆上之令其百姓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命之而不聽率之而不從固已異乎言而莫予違也使盤庚以夫人主之利勢而與之較驅之以刑罰而使之遷則亦誰敢違之者今其言乃反覆勸諭若將有所甚

畏者既告之以其祖父所以事先王者如此又告之以先王與乃祖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其言蓋若不忍加刑罰於臣民而曲折其辭以冀其從已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有所欲為而為臣下之所沮抑也如此又不敢以其勢力而與之較則亦何樂於為君哉蓋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盤庚之所欲遷者惟欲聚民所欲而去民所惡者耳欲聚

民之所欲去民之所惡而先以勢力與臣民較以失民之心則雖能強之使遷而天下亦自此危矣故寧為是優游不忍之辭以開諭其心而使之知吾所以聚民所欲去民所惡之意故不失乎民之心而亦不害其所以為遷者此盤庚所以大過人也

尚書全解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陳燦

尚書全解卷十九

宋 林之奇 撰

盤庚中　　商書

盤庚三篇有上中下之别亦猶泰誓三篇也葢其書雖同為此一事而作然其所以誓誥之時則有先後故史記從而分之泰誓上篇始合諸侯于孟津而作也次篇次于河朔而作也下篇將發于孟津而作也

故史官離析為三篇而每篇之首必志其所作之時以為之别此盖記載之體然也此三篇之作亦有先後之不同故史之叙述皆志而别之上篇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下篇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皆志其所作之先後故唐孔氏曰上二篇未遷時事下一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

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此言深得叙書者之意王氏以為告羣臣庶民與夫百官族姓此則未深考於其所叙之先後而妄為之說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盤庚既於上篇丁寧反覆告其臣民以遷都之意則

夫臣之傲上從康不可以告訓民之相與咨怨不適有居者稍能自悔而遷都之謀決矣於是將欲與之涉河而遷焉猶懼夫民情之未甚孚也又諄諄而開誘之務使羣黎百姓皆中心悅而誠服然後帥之而遷故史官既叙載其所以告戒之言於後而必推本其所以告之之意而冠之於先觀此數言雖實至約而其所形容蓋得盤庚之心可謂善叙事矣作者起而將遷之辭也漢孔氏曰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

鄭氏云作渡河之具王子雍云為此思渡河之事皆過論也據經但云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則作之一字亦何必求之太深邪秦風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作與行字蓋是一義以是知盤庚作者是將行而渡河耳非有他義也耿在河北亳在河南故曰作惟涉河以民遷也雖將以民渡河而遷然民之情好逸惡勞樂因循

而憚改作猶有弗率者於是盤庚乃以話言開迪其蒙蔽而導之以遷都之利其所以大告於民者與他凡欲用其誠信於爾衆而已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民之弗率而彊之以遷苟非使其誠信著於民審知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而樂從之則是厲民而已厲民而用之仁者不為也故籲民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又曰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

益開衆言反覆告訓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言皆深得盤庚之旨蓋齊之以政令劫之以斧鉞民未必不從也然其從實畏而從之耳欲民之信而從之不可得也惟其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以口舌代斧鉞故其始雖若優游而無決而終能使民信而從之而無所勉彊於其間此蓋盤庚之心而史官善形容之蘇氏善發明之皆可以一唱而三歎也造至也咸造勿褻在王庭蓋使司寇之官致萬民於外

朝而將告語之先戒以勿褻瀆以聽上之命也登進厥民謂升進之使前而告語之也傳曰未言而信信在言前盤庚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然後登進厥民而告之可謂信在言前矣夫君民之勢有尊卑上下之殊若霄壤之不相侔苟君之於民而以其勢力與之較則為君者將以至尊自侈而莫接於民為民者將以至卑自抑而莫親於君上下之情離則危敗禍亂自此生矣故禹訓曰民可近不可下

謂當以情接之而不當以勢凌之也民之弗率則使之咸造王庭升進之使前而與之周旋曲折論其禍福安危之理若父子兄弟相與議其家事於閨門之内者其近民也如此民其有不心悦而誠服者哉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言爾衆當明聽我之言無荒廢以失我之命既勅戒之矣於是嗟嘆而稱述其前世之所以屢遷者莫不

本於人情而其民亦說而從之今之所以遷是以先
王之意而民未之從也謂湯已下至於祖乙凡遷都
之主皆是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言不敢輕用民
力而重之如此罔不惟民之承謂我前后之所為無
不敬民而承之未嘗輕用其力也我先后既罔不惟
民之承故民亦保后而相與同其憂慼林子和曰憂
民之憂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則是憂民憂也
保后胥慼則民亦憂其憂此說是也鮮以不浮于天

時孔氏曰浮行也言皆行天時唐孔氏謂順時布政
若月令之爲王氏曰乘時流行無所底滯此諸說皆
以浮爲行其說亦通而某竊以謂蘇氏之說爲勝謂
古者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以此敬民故民保其后
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此
其爲說不惟於浮字之義爲通而且與上下文相貫
古人謂名勝實爲名浮於實而又有天人相勝之說
天之降災於人宜其國遂至於危敗禍亂而不可救

而先后能與其民同心協力擇利而遷是以安存而無虞是修其人事而能勝其天時者矣既言先世之君與民同其憂恤修人事以浮于天時於是又詳言其所以浮于天時之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言我先王之遷未有無故而遷者皆因天時大災虐於我殷家蓋仲丁之遷于囂河亶甲之遷于相祖乙

之遷于耿雖其書已亡不見其所以遷之故然以此言觀之則知其遷也皆迫於禍災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惟天降咎大虐於殷故我先王不敢懷居於其故邑舍其舊而新是圖於是見幾而作視民之所利者而帥之以遷陳少南曰上浮天時下觀地利此先王遷之大畧也汝之臣民不從我以遷者何不念汝所聞於古我先后之事其所以遷大抵敬汝民而承之遂使汝從其遷徙之事惟欲與汝共其喜樂安

康而已非汝之有過咎延于謫罰而遂迫汝以遷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先王之視民利用遷者既已如此我之所以號召爾民而進之使爾懷茲新邑者亦豈為我一人之私計也哉亦惟爾民之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故為爾擇利而遷以大從爾之志亦如先王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也夫盤庚之遷蓋民情相與怨咨而不悅今乃曰

以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也亳邑之遷實斯民之所利也惟其為浮言之所揺動故其誦於口者咸有不樂之言若乃幡然而改以其利害安危之實而反求之於心則固知其遷之之利與不遷之害矣故丕從厥志者正蘇氏所謂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者也惟其遷也蓋為汝民之故以丕從厥志故我今茲所以將試以汝遷者凡以安定

厥邦而已非有他意也王氏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者告民以遷之安利也以遷為安定厥邦則知不遷必有危而不安亂而不定之事也此說是也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先王之世在上者視民利用遷以憂民之憂則民亦憂其憂今我之遷於斯邑亦惟汝民之故以丕從厥

志而安定厥邦可謂憂民之憂矣而汝民不能保后胥感以憂我之憂故遂責之由汝不能憂我心之所困葢盤庚之心以民之不遷為病也惟不念我心之所困病故為浮言之所揺動相與咨怨大不宣布爾腹心敬念以忱誠感動我一人爾徒為此紛紛以自取窮苦而已葢我將欲與汝共其喜樂以從汝之志而汝乃不宣其心以盡忠於我則其所窮苦也非爾之自貽伊慼而何汝既自取窮苦不肯從我以遷譬

如舟之載物不以時而濟則將臭敗其所載盖耽之地瀉鹵沮洳若此苟不以時遷則沈溺重膇之患無所不至矣此謂當及時而遷也既汝不能大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則是爾之誠忱有所不逮也誠忱不逮而失其可遷之時以相與及於沈溺之患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汝之不肯從我以遷者其害如此則是汝之所見進退無所稽考徒自肆其忿怒不遜之意果何時而瘳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則是汝以憂自勸猶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日前之小利無後日長久之計禍患將至何得久在生民上乎蓋亦責其遠慮也夫遷之為利不遷

之為害蓋一言而決矣今乃至於紛紛而莫定者則其心之莫適為主故浮言得以揺動之而無適從也是以盤庚既責其不以誠忱事上則遂告之曰今予命汝一言汝但能一汝之心而不狥於目前之利則利害之實見矣利害之實見則是不欲遷者徒起穢惡以自取臭敗而已此亦所以申前文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之義蓋反覆開譬以盡其意猶上章既言若農服田力穡又曰惰農自安既曰予若觀火又曰

若火之燎于原皆首尾相發明之辭也我之所以命汝以一其心無起穢以自臭者蓋恐羣臣之傲上從康者欲徇其私則倚託乃之身而迂僻乃之心遂使爾民怨誹咨嗟而不欲徙則彼得以為之辭也予之諄諄告汝以禍福利害之實亦豈有他哉蓋將導迎汝於喜康之地而續汝之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而使遷哉凡以畜養爾衆而已此蓋所以總結其前之義也先王之遷鮮亦不浮于天時故予續迓乃命于

天是亦將修人事以勝夫天之降災也先王不懐舊邑視民利用遷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故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是其志蓋亦不在於咎罰汝而惟欲使爾享其利也先王之遷也如此吾之遷亦如是是則予之遷也豈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也哉蓋所以順民之心以祈天永命而已黄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則義與命相待而後立者故能承古以遷遷則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盤庚所以逆其命之

至繼其命之絶使爾衆有復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子言之屢矣而盤庚之所謂迓續乃命于天之說其義尤為深切著明故復論之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甞容心於其間故其命靡常而不取必於其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也聖人治天下其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無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而為福去

凶而為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且以堯舜觀之以堯而生丹朱以舜而生商均則其傳天下也有必危必亂之道矣堯舜知其必危必亂將荼毒天下之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命于天而堯以位授之舜舜以位授之禹則斯民復孚安且治無以異於堯舜在位之日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以能迓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機已萌而有所變更而振起

之者皆所以續民之命豈獨盤庚哉故柳子厚愈膏肓疾賦託言秦緩論膏肓之疾不可治而或者以為可治其言以醫國為喻而曰變弱為彊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仁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昃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秦緩於是言曰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此言託

意與喻可謂曲盡其理矣不明乎此道者謂之不知命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聖賢者皆此道也嗚呼世之治亂存亡人之壽夭智愚為此繫于天而人事無所與焉是徒為自暴自棄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王之

所以施其政教於民大抵審其風俗之所尚而利導之故民之從之也輕亦曉然知利害好賢之實無黽勉不得已之意此所以用力寡而就效衆也殷人之俗尊神尚鬼而不敢慢彼其心蓋以鬼神於人吉凶禍福其應如響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而不可欺也故嚴威儼恪而事之盤庚審於風俗之所尚故其所以告諭民而率之以遷者既爲之明言遷都之爲利不遷都之爲害而丁寧激切之辭蓋尤嚴於鬼神

之際上篇曰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者蓋言我先王與乃祖在天之神靈昭昭乎其不可欺我之所以事先王則不可以不遷爾知求其祖考則不可以不從我而遷也其所謂因其風俗之所尚而齊以政教者既已致意於此矣至於此篇反覆諄告以盡其意極陳其鬼神吉凶禍福之應而不厭其辭之繁縟也曰神后曰商后曰先后皆指自湯而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

也而其稱謂不同者特變其文耳亦猶舜典之言藝祖文祖本非有異義也而先儒以謂皆指湯而言其說非據上文稱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殷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為專指成湯乎況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甚遠其臣民之父蓋無有逮事成湯者以是知其所稱神后商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獨數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

唐孔氏亦覺其非故從而為之說曰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此蓋欲庇葢先儒之失而彊為之辭矣夫言祖而連父於其所未嘗逮事之世無是理也盤庚言我思念我先后自湯至于祖乙與爾先祖相與勤勞擇利而遷是爾之先臣在于前世有大勲勞于我商家故我大進用爾於列位用以綏懐汝使汝各得其所安以無忘先世之德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我惟用大進爾以綏懷爾故足以慰爾先后與夫乃祖父在天之靈蓋先后乃祖乃父之心惟欲後之人各安其居而無蕩析離居之患也茍我失其政而惟臣民之所沮抑不得率汝以遷陳久于此耿邑而速其沈溺重腿之患則是我之優游不繼有以致之然也故我商后乃赫然震怒于上重降罪疾于我其意

若曰汝何為虐我民不能擇利而遷乎惟我高后之心必欲使我重愛斯民之命擇利而遷今我既有遷都之定謀矣而汝萬民乃安于逸樂憚于勞苦而無趨事赴功之意以與我一人協其謀謨同心以遷則是汝衆之責也繼之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儒以生生為進進不如蘇氏之說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張平子賦曰盤庚作誥帥民以苦蓋其自耿遷亳也將使斯民去其奢

侈怠惰之習而為務本力農之事是所謂率之以苦惟其率之以苦故告之以是而又以樂其生生若勤勤懇懇其言不一而足既曰使萬民罔不生生又曰往哉生生又曰生生自庸葢為優游稱導其所勸勉之意使其敏於是功而無敗壞不振之患也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汝既不能樂生興事而與我同心以遷則是得罪於

我先后矣故我先后大降罪病於汝其意曰汝何不與幼小之孫而相同心以遷乎故有爽明之德自上天而罰汝汝無所道言無辭以自免故也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鬼神聰明正直賞罰善惡各以其類無容私於其間我雖為先后之子孫苟我虐朕民而不知其所以拯捄之者則得罪於先后雖我先王亦不以子孫之故而私之苟惟汝臣民不與我協心以遷而獲罪於我先后則乃祖乃父安得私爾子孫而不降之災乎故稱汝之獲戾于上天又謂乃祖乃父雖欲私爾不可得也言我先王既與汝之祖父相與勤勞以遷今為惕我所畜之民而有戕則在乃之心以沮敗國家之

大計我先后懐乃祖乃父而告之乃祖乃父於是斷絶汝而不救汝之死也左傳曰毀敗為戕戕則天下也蘇氏謂則象也爾有戕民之象見於心以戕則為賊民之象其說迂也茍戕則在乃心已為我先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斷棄汝不救汝死况有亂國政之臣絺交立黨同其列位眷戀於耿邑之奢侈具乃寶貝貪于貨賄莫知紀極而唱為戕賊之言以鼓惑愚民則其罪為愈重也貝水蟲也古者取其甲以為貨若

今用錢貝者貨也玉者寶也下篇曰無總于貨寶是也既其罪為汝重於是乃祖乃父乃告我之先后曰作大刑于朕之孫於是開導我先后降下不祥之罰于汝之身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抵言今茲之遷乃我高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我不能率汝以遷則是違我高后之意汝不從我心以遷則是違乃祖之意殃禍之來有如影響之速我不可以不率汝汝不可以不從我也夫鬼

神之理蔵於幽冥杳忽之間而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也故智者推而遠之而致之於不可測知之域惟男巫女覡之於鬼神然後信其所以與人相接者皆有卓然之實迹其居處飲食與明而為人者無異此盖愚俗之弊令盤庚與臣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其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相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悦而降以罪疾之言無所不至周公禱武王之疾於三王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武王之不能事

鬼神其言為尤著明信如此二説則是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於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於巫覡之見哉蓋惟達於理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不達於理而言鬼神則是巫覡而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深告子路以死生鬼神之理不知生而欲知死不能事人而欲能事鬼神則是不知至理之所在而以求鬼神之情狀臆度而言之非愚則誣也盤庚

之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之心不可訓告此必為先后之所震怒而不赦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葢王業之基天奪武王之速其三王之心皆所不忍於此也此二者至理之所在極其理而推之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雖其言若親與鬼神相接見其好惡取舍之所在不為厚誣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

究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不易釋文作易字讀今當作易字讀盤庚既以至理之所在推說鬼神之情狀論其吉凶禍福之不差僭者盡於此矣於是嗟歎而告之曰我今之遷都謀計之已深思慮之已熟計在必行而不可變易也汝當欽此優恤之事憂我之憂而無與我絶遠而使君民上下之情不得通也蘇氏曰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絶遠不殆矣汝臣民皆各以其

類相與而思念從我以遷各設中正于汝之心無為浮言横議之所移奪其或有不善之人為不道以至于顛越我之命而不恭與夫暫遇姦究之人是皆不能設中于乃心也故我論其輕重而加之罪輕則劓之重則殄滅之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易種者唐孔氏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絶其類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據此文理但是儆上從康不肯從我以遷之人初無異於劫奪之事夫劫奪之

事國有常刑無俟於告戒之也其曰暫遇姦宄者大抵肆為浮言之人暫遇二字類不通姑且闕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既告之以設中于乃心不可肆為顛越姦宄矣於是又總結之曰自今以往汝當樂生興事以厚其生無戀于舊都而失此長久之業今我將涉河試以汝遷于亳邑永建汝之家使汝子子孫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亳邑成湯之舊都王業之所基也使商之君能

審其治亂之勢世世而守之則其社稷無疆之休且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盤庚既自耿邑而遷於此以致中興之治而後高宗之興亦在亳邑盖商之興王未有不在亳邑者而其後世有從亳邑而遷于水之南商俗靡靡而至於紂居于朝歌之地夫朝歌者非使民務本從農之地也是以習為奢麗淫佚以至于亡靡靡之樂盖始于朝歌之風俗也

盤庚下　商書

此篇盤庚既遷猶恐民情未盡諭其所以遷都之意故復為之反覆告諭申前篇之義推其赤心以與斯民同其勞逸共其好惡未嘗致疑於其間蓋其愛民惻怛之意充實於中而優游寬大之語自然發見於外皆其心之所誠然者也故其始也臣民傲上從康肩為浮言其民相與咨嗟胥怨而不適有居其君臣上下之情可謂判然而離矣而其終也不變一法不戮一人而其臣民莫不中心悅服樂以從上無黽勉

而不得已之意盖盤庚之德發而為言則善能順民心之所欲者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難定之業斷天下難斷之疑史官深陳未遷之前既遷之後所以與臣民言者以示後世欲使人君知為國者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之情或有未孚則其所以曉之者當如此也故雖其辭屈曲聱牙而不可曉而先王忠厚之意實存於其間學者於此又不可不盡心也薛氏曰百官族姓則凡以身任王事而與世禄之家皆在焉

此所以異既遷奠居則無事矣而盤庚之於百姓猶諄諄若未遷之初者何也曰事未濟則待於衆也故委曲以求人而弗勞事已濟則無待於衆也故傲睨以絶物而弗顧此常人之情非君子居業之道也此說善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此世俗之人以其得失利害而惑其心者也盤庚之心出於忠厚至誠惻怛之心其所以通上下之情而同其勞逸者豈以未遷既遷者而二其心哉惟其不然故

其二篇雖若少緩而其愛民重民之意未嘗以其既遷而少懈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者既渡河而遷至于亳邑也奠厥攸居者既至亳邑於是君民各定其所居也乃正厥位者先儒謂正郊廟朝社之位其意謂遷都之制前朝後市左宗廟右社稷也然盤庚之營亳邑將必先定此郊廟之位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也案召誥

之篇曰成王之營洛邑召公先卜之既得卜則經營至于位成然後周公乃達觀于新邑營古者既定都必先定其郊廟朝社之位而後遷盤庚之遷亦如此向使既遷而後定位則上而宗廟神祇亦皆有暴露之患下而百姓亦皆有繇役之困非古者遷都之道也所謂正厥位者既奠厥攸居於是正乎民之位登進之於朝而與之論遷都之勞而慰恤之故繼之曰綏爰有衆言諭其遷都之意以慰其心而安此有衆

之情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楚莊王訓其民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蔵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創業之君其艱難險阻以遺其子孫有永之業者無非率民以勤苦也然子孫而率民以勤苦者亦必推本先王艱難之意成湯之居亳其地依山而居土高而地瘠故其民力穡務農不忘勞苦之意觀湯之伐桀也其民曰我后不恤

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則是亳之民猶汲汲於稼穡之事至於耿之地則瀉鹵墊隘不利於稼穡而其民舍本趨末不復可以勞苦非所謂勤而不匱之道也故盤庚之於亳將告以先王勞苦之意是以首告之曰無戲怠懋建大命言汝既遷於此新邑當黽勉赴功務為勤則不匱之事以圖長久之計不可以遊戲怠惰驕奢之心生而自速禍災使大命顛覆而不得存也中篇曰予迓續乃命于天言我不能為汝擇

利而遷使汝得趨於生生之樂則是我絶命而不續也今我能擇利而遷而汝無樂事赴功之意則是我不絶汝命而汝自絶之也是以旣遷而告之曰懋建大命言我雖能續汝命于天汝心能無戲怠然後可以立汝之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旣告之以無戲怠懋建大命於是推本開導其先王

之所以導民之意而率爾臣民以遷者以告之也故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言我今其敷布我腹心腎腸不匿厥指徧告百姓以我所遷之意也昔之未遷也我諄諄告汝以不從我遷者必罰無赦凡欲黜其傲上從康之心無肆其讒慝以敗國家之大計今汝既從我以遷則我不罪汝衆矣爾當安居樂業無以遷之故共為忿怒相與協比肆其讒言以毀我一人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指成湯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而莫能安定湯欲增廣前人之功於是復居于亳亳之地依山附險而居安立政三亳鄭氏曰湯舊都之民其長居險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以是知適于山者蓋指亳而言也適于山則其民敦厚務本而勞勞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吉德升而凶德降蓋驕奢淫逸者皆

凶德也惟其民之相與樂事赴功故成湯以成其美
功欲我商家伐夏救民由七十里而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
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
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我此耿地沈溺墊隘近於潟鹵之地我民摇蕩分
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是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拯
爾臣民謂我何為震動萬民以遷都之勞盖我以民

蕩析離居之故意者上帝之心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使其子孫復興其基業故降亂于我邦使此耿之民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而啓我遷于新邑也路温舒曰天之降禍亂所以開聖人也故我之民蓋將以復我高祖之德于此新邑我於此時能以民之命而恭承之俾永宅于此新邑則是盤庚之所以遷者亦湯之將多于前功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之心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

我之自耽遷于亳遷則為降我凶德也不遷則是凶德之不降其利害較然也如此汝之臣民為私欲所勝傲上從康而不能平心定氣審利害之實以從我遷我之所以彊汝而遷者皆為其傲上從康之謀而不用之令之善謀皆是審於安危之勢是違其傲上從康之謀而從其善謀以成我商家之大業也宏大也恢擴之也左氏成公六年晉師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

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盤庚不從羣臣傲上之謀而能用其善謀此亦欒武子之意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衆

盤庚既重言其所以遷都用謀之意矣於是又丁寧反覆以申其所以使之無廢怠懋欽厥德之意而告之曰自諸侯至于師長百執事之人者是皆我之所共憂戚而圖國家之安也我之勤勞憂戚率之以遷都而不敢自寧如此則汝亦皆憂戚惻然於心而念我一人矣邦伯者邦之諸侯師長者衆官之長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其屬也爾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

誠能惻隠於其心有所不安與我共勉勵賢才務以相念欽敬我衆民而民之不欲遷者由乎在位之臣傲上從康肩為浮言以恐動之故盤庚之先其責在位者尤至詳而其中篇之所告丁寧反覆告其在位之臣苟在位之臣能念敬我衆則斯民豈復有怨咨於上哉故自此下告戒之文不及於民惟在於百執事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

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寳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彼羣臣之所以不肯率民以遷而扇為浮言者惟在其安於驕侈之俗久不欲復易是以傲上從康扇為不根之言而恐沈于衆又既使之舍其沃饒奢侈之地而從其近山之都去其驕奢之俗而率為力農務本之習其心可謂至難者於是明言二者之利害以開其為此而去其為彼我不肩好貨之人惟其果於

恭敬而聽吾之告令能樂生興事赴功以厚其生者
為能鞠養此民者能謀人以保其居者此我所以敘
勤勞而欽之也我之好惡既如此則汝當無總于貨
寶各思樂事赴功為民生興事使不失其所賴以生
者則是能自致其功也盤庚之所告於臣民諄復告
戒盡於此矣於是又總結之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言敷德於民則是能一心以事上蓋汝之羣臣不能
一心以事我者見汝貪于貨寶而要民之害故肩以

浮言自以為有德于民而不悟其非實德也故上篇則告之以汝克黜乃心而其終篇則曰永肩一心蓋謂欲黜其傲上從康之心則在於施實德於民則能一心以事上矣蓋私心去則義理自明義理明則物莫能奪而愛民之實著矣

尚書全解卷十九